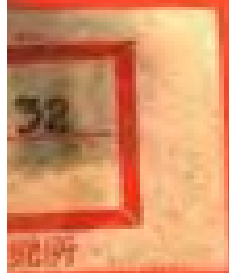


鲍狄埃诗选



鮑狄埃詩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北京

封面木刻：伍必端

鲍狄埃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43,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3 $\frac{1}{4}$ 插页2

1973年3月北京第1版 197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1980 定价：0.23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列 宁

欧仁·鲍狄埃

（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

去年，1912年11月，是法国的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即著名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作者逝世的二十五周年。

这首歌已经译成欧洲各种文字，而且不仅仅是欧洲文字。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世界各国的工人相继歌唱自己的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的这首歌，并且使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

F1388 F. t. 1 -

阶级的歌。

世界各国的工人现在都在纪念欧仁·鲍狄埃。他的妻子和女儿还活着，并且都过着贫困的生活，就象《国际歌》的作者一生所过的一样。他在1816年10月4日生于巴黎。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才十四岁，这首歌的名字叫作《自由万岁！》。1848年，他作为一个街垒斗士参加了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

鲍狄埃出身于贫穷的家庭，在整个一生中他一直是一个穷人、一个无产者，他起先靠包装箱子，后来靠绘制印花布图样维持生活。

从1840年起，他就用自己的战斗歌曲对法国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巨大事件作出反应，唤醒落后的人们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一致，鞭笞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

在伟大的巴黎公社（1871年）时期，鲍狄埃被选为公社的委员。在三千六百张选票中，有三千三百五十二票是选他的。他参与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公社的一切措施。

公社失败后，鲍狄埃被迫逃到了英国和美国。著名的《国际歌》就是他在1871年6月，也可以说，是在5月的流血失败之后的第二天写成的……

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公社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

1876年，在流亡中，鲍狄埃写了一首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在这首长诗中，他描绘了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工人生活，描绘了他们的贫困，他们的苦役劳动，他们遭受的剥削，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的事业的未来的胜利所抱的坚强信念。

公社失败以后过了九年鲍狄埃才回到法国，回来后立即参加了“工人党”。1884年他的第一卷诗集出版了。1887年第二卷出版了，题名为《革命歌集》。

这位工人诗人的其他一些歌，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

1887年11月8日，巴黎的工人把欧仁·鲍狄埃的骨灰送到拉雪兹神甫墓地(Père Lachaise)，

在那里埋葬着被枪杀了的公社社员。警察夺取红旗，组织殴打。无数的人群参加了这次没有宗教仪式的葬礼。四面八方都在高呼：“鲍狄埃万岁！”

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当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最多不过是以十来计算的。而现在知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是千百万无产者……

（选自《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

目 录

国际歌	1
该拆掉的老房子	4
自卫吧，巴黎	8
威廉和巴黎	12
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15
公社走过的道路	20
一切还没有变	25
为兄弟们的健康干杯	30
社会革命	33
公社社员纪念碑	35
铁匠的梦	38
起义者	43
罢工	47
烤火吧，这是你自己的木柴	52

十四周年	58
献给茹尔·瓦莱斯	62
她并没有死亡	66
被掩盖的墙	72
纪念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	76
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	80
编后记	98

国 际 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①。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一八七一年六月于巴黎

① “英特纳雄耐尔”一词是按外文音译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意思是说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

该拆掉的老房子*

给公社委员卡梅利纳^①

这是一幢华丽的楼房，
看热闹的人对它大加赞扬，
但是它早已外强中干。
墙壁裂缝，地基下陷，
尽力支撑也是枉然。

这幢房子

腐朽了，快垮了，
拆掉它，是时候了！

一楼住着一个银行老板，
他开办工场和经营地产，
靠榨取获得全部利润。

他高利盘剥的金砖，
一直堆到了天花板。

这幢房子

腐朽了，快垮了，
拆掉它，是时候了！

二楼住着一个投机商，
他看冰雹成灾，有机可乘。
卡住农民脖子，低价购粮。
粮食堆得把墙壁都快挤坏，
他却等着闹饥荒才肯出卖。

这幢房子

腐朽了，快垮了，
拆掉它，是时候了！

三楼住着一个妖艳的女人，
贪财的眼睛招引一帮闲汉，
花天酒地，搅得乌烟瘴气。
夜里唱歌跳舞闹个不停，

震得楼上楼下不得安宁。

这幢房子

腐朽了，快垮了，

拆掉它，是时候了！

四楼还住着一个胖财主，

他生来的职业就是收租，

整天吃吃喝喝，保养身体。

这位有福的公民不交税，不纳捐，

悠闲自在，只消费，不生产。

这幢房子

腐朽了，快垮了，

拆掉它，是时候了！

还有一家挤在一间顶楼里，

全家饥寒交迫，冻得发抖，

父亲已经进了济贫院^②。

死亡跟着外面的北风，

从瓦缝悄悄地溜进房间……

这幢房子
腐朽了，快垮了，
拆掉它，是时候了！

底层还有一间营房，
驻扎着可怜虫似的卫兵，
他们打着哈欠站岗。
日日夜夜在那里守卫，
也保护不了老吸血鬼……

这幢房子
腐朽了，快垮了，
拆掉它，是时候了！

一八四八年于巴黎

-
- * 诗人在这首诗中把资产阶级的统治比作快要倒塌的楼房，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拆掉”这幢楼房，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首诗写于一八四八年，后来发表时，诗人加上了“给公社委员卡梅利纳”。
- ① 卡梅利纳(1840—1932)，铜匠，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公社时期任铸币局局长，公社失败后流亡国外。
- ② 所谓“济贫院”、“贫民习艺所”等，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以“救济”为名，对穷苦人民进行欺骗和剥削的一种机构。

自卫吧，巴黎*

给公社委员乌尔本^①

你可曾听见敌人的步伐？
巴黎，多么沉痛的惩罚！
在你的小丘上已经看见
德国军队前哨的硝烟。
这就是第二帝国造成的恶果：
节节溃败，手忙脚乱。
但是，你能阻止敌人进犯！
自卫吧，巴黎，自卫吧！

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私利，
竟让国家一天之内威望扫地，^②
这就是强盗们的统治

使法兰西落到这步境地。
你将会重建英雄的事业，
不会象无耻之徒一样，
放下武器，屈膝投降。
自卫吧，巴黎，自卫吧！

敌人要攻进城来，那是妄想！
我们人心振奋，斗志昂扬。
妇女都拿起了熔化的松脂，^③
勇敢的孩子为搬运石头奔忙。^④
你要变成岩石，变成堡垒，
前进，巴黎，我的同志啊，
你快拉动绳子把警钟敲响！
自卫吧，巴黎，自卫吧！

抛弃那腐朽的巴比伦^⑤，
让悲愤充满我们的胸膛，
赶走那些娼妓和王朝，
赶走那些奴才和国王。

我们的法兰西要用起义来缔造。
如果这些恐怖的日子出现，
你要重新成为九三年的火山^③。
自卫吧，巴黎，自卫吧！

一八七〇年九月

* 这首诗写于普法战争时期(1870—1871)。当时普鲁士军队在色当打败法军，进逼巴黎，并于一八七〇年九月十九日开始围城。在法兰西帝国向普鲁士发动这场战争的初期，即一八七〇年夏天，鲍狄埃曾谴责过这场王朝战争。但当普军深入法国领土，把这场战争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成为侵略者后，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蓄意投降，鲍狄埃就号召人民自己起来，进行反抗外敌侵略的战争。此诗的题赠是作者后来加上的。

- ① 乌尔本(1836—1902)，学校教师，巴黎公社委员，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公社失败后，被凡尔赛军事法庭判处终身苦役。
- ② 一八七〇年九月一日，法军和普军在法国北部接近比利时边界的地方色当进行决战，结果，法军在一天之内全军覆没，担任前线总指挥的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于九月二日向普鲁士投降，成为俘虏。下一句中的“无耻之徒”就是指路易·波拿巴。
- ③ 中世纪发生战争的时候，守城的人常向敌军抛掷熔化的松脂，以击退其围攻。这里是形容巴黎劳动妇女的英勇战斗精神，为了抗击侵略军，把所有的武器都用上了。

- ④ 指搬运铺路的石块，修筑街垒。
- ⑤ 古代巴比伦帝国的首都，中亚细亚的城市，以繁华奢侈著称。这里指第二帝国时期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荒淫无度的巴黎。
- ⑥ “九三年的火山”是指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四年雅各宾党人专政时期，法国人民在对反革命叛乱分子和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时所表现的坚强的爱国精神。

威廉和巴黎*

威廉^①：

“我已使你的军队落入陷阱，
巴黎，你可知道处境危险。
投降吧，不然我就要把你围困！”

巴黎：

“围困吧，随你的便！”

威廉：

“你将看到，你的男女老幼
在死亡中挣扎，奄奄待毙。
投降吧，不然我就要让你饿死！”

巴黎：

“饿死吧，有什么了不起！”

威廉：

“全城就要成为一片火海，
宫殿和穷人的住处就要烧光，
投降吧，不然我就要炮轰！”

巴黎：

“炮轰吧，我决不投降！”

威廉：

“谁会象你这样倔强，
巴黎，你打算派遣什么人，
来向我乞求和平？”

巴黎：

“康伯伦^②！”

一八七〇年十一月

* 这首诗写于巴黎被围时期。普鲁士统帅部决定用饥饿迫使巴黎投降，而当时的法国政府因害怕人民群众武装起来保卫祖国，始终采取投降政策。但是，巴黎劳动人民虽然受着饥饿和寒冷的煎熬，处于十分艰苦的境地，却决心与普鲁士侵略军奋战到底。这首诗用对话的方式歌颂了巴黎劳动人民同普鲁士侵略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英雄气概。

- ① 威廉(1797—1888)，当时普鲁士国王。
- ② 康伯伦是拿破仑第一时期的法国将军，一八一五年在滑铁卢一战表现英勇，当时一般法国人以他的姓名比喻英勇和坚决。

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给公民艾里·梅^①

人民感到自己已被出卖，
呼天唤地也是白费气力。
我们已经占领了市政厅，
巴黎，你快宣布公社成立！

圣·贝利纳^②的那个养老院，
是否已把失败的独夫们收罗？
他们悲伤的论调，忧愁的叹息，
使战士们感到不知所措。
法兰西正在生死存亡关头，
他们装出一副慈悲模样，
妄图把第二帝国的枷锁

重新套在革命的脖子上。

是先天的白痴，还是暗中合谋，
一群蠢驴似的委员^⑧ 狂喊乱叫，
他们梦想的是赶快停战谈判，
迫不得已，才把大炮铸造。
他们对群众恨得要命，肆意咒骂，
害怕群众超过害怕外国敌人。
他们想把九三年的革命怒潮
扼杀在他们肥胖的掌心。

一群垄断者和贪婪的寄生虫，
把市场的东西弄得精光，
饥饿的人们穿着破烂的鞋子，
在肉店的门前排成长行。
悲惨的家庭，快起来造反！
你们饱尝辛酸，受尽欺压，
他们胆敢践踏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象鱼雷那样爆炸！

金章绶带的将军毫无行动，
我们赤脚的人们向前冲锋，
快成立起红色的公社，
象一轮旭日升入天空！
丢掉那些束缚手脚的战略，
抛开那些泥塑纸糊的将军，
我们要冲破敌人的包围，
丹东^④的精神会把我们指引！

从今晚起，我们要尽情欢乐，
让法夫尔^⑤和特罗胥^⑥任人唾骂。
在敌人撤退的城墙周围，
巴黎将跳起卡马尼奥拉^⑦。
人们将看到健壮的劳动群众
追捕资产阶级的逃亡分子，
他们将把巴赞^⑧这伙狐群狗党
在法兰西古老的橡树上吊死！

人民感到自己已被出卖，
呼天唤地也是白费气力。
我们已经占领了市政厅，
巴黎，你快宣布公社成立！

一八七〇年十一月一日

-
- * 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布朗基派发动起义，占领巴黎市政厅。这次起义是为了反对第二帝国崩溃后建立的资产阶级“国防政府”，准备建立公社，结果失败。这首诗揭露资产阶级政客卖国投降的罪行，号召人民推翻“国防政府”，建立公社，奋战到底。
- ① 艾里·梅，巴黎公社委员。
- ② 圣·贝利纳是巴黎的一所养老院，是专供有钱的高级官员养老的地方。这两行诗意思是指第二帝国那帮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应该统统下台。
- ③ 指“国防政府”中的一些政府委员，如特罗胥、法夫尔、梯也尔之流。
- ④ 丹东(1759—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曾为共和制的建立进行积极的斗争。起初在反对外国武装侵略方面曾表现很坚决。
- ⑤ 法夫尔(1809—1880)，法国资产阶级政客。一八七〇年九月后，任“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外交部长，直接参加同普鲁士谈判巴黎投降和签订和约。他是镇压巴黎公社和迫害第一国际的刽子手。
- ⑥ 特罗胥(1815—1896)，法国资产阶级政客，反动将军。普

法战争期间，是巴黎军事总督和巴黎卫戍部队总司令。一八七〇年九月至一八七一年二月，任“国防政府”首脑，通敌卖国，煽动他的亲信部队布列塔尼别动队反对国民自卫军。他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 ⑦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当时人们唱着这首歌跳集体舞。
- ⑧ 巴赞(1811—1888)，法国元帅，普法战争时期，他带领十七万大军于一八七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在设防坚固的麦茨要塞向普军投降。

公社走过的道路*

给公社委员艾杜阿·瓦扬^①

公社使巴黎感到骄傲，
象一声震天动地的惊雷；
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
惊惶的世界还闻到火药味。
失败者正在等待报仇的时机，
弗拉加斯、伏都尔、洛月拉之徒，^②
他们的地位从此摇摇欲坠……
公社走过这条道路！

战斗曾掀起铺路的石头，^③
多少战士曾英勇牺牲；
平等用它巨大的铁犁，

初次在田野里深耕……
敌人进行了大屠杀，
但哪里鲜血染红了泥土，
哪里就有种子发芽……
公社走过这条道路！

公社痛恨那个虚假的大人物，^④
他站在旺多姆圆柱的顶上，
他使人类蒙受奇耻大辱，
他象征着对外武力扩张。
阿提拉的拙劣摹仿者，^⑤
轻轻一推就粉身碎骨……
任凭沙文之流^⑥ 忿怒叫嚣，
公社走过这条道路！

我们想起土伊勒里宫^⑦，
十二月^⑧ 钻进了一个杀人凶犯。
他荒唐透顶，把这座宫殿
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妓院。

在那贪污腐化成风的年代，
他的荒淫无耻的勾当不可胜数。
我们终于烧毁了这座宫殿……
公社走过这条道路！

不论美国或者古老的欧洲，
劳动者都在召开代表大会，
科学拿起了刨子工作，
铁锤不停地把进步锻造。
未来在阳光照耀下成长，
没有国界能把他们挡住：
全世界人民只有一个纲领……
公社走过这条道路！

代表大会庄严地宣告：
“铁路和运河，矿山和土地，
电报、汽船、工厂，一切生产工具，
所有权应当掌握在我们手里！
为了建立大规模生产，

社会必须占有这些财富，
我们要消灭游手好闲的阶级……”
公社走过这条道路！

我们的头脑接受了光明，
劳动人民变得更伟大；
无论在工场，还是在茅屋，
他们更加优秀，更有文化。
“光明的日子！终于来到眼前！”
在破烂的房子里人们齐声高呼，
这就是他们日夜盼望的红旗！
公社走过这条道路！

-
- * 这首诗大约写于一八八〇年前后。鲍狄埃在这首诗中回忆了巴黎公社经历的战斗岁月，号召工人阶级走公社的道路，为消灭剥削阶级斗争到底。
- ① 艾杜阿·瓦扬(1840—1915)，巴黎公社委员。
- ② 弗拉加斯是法国浪漫派作家戈底叶(1811—1872)的小说《弗拉加斯上尉》(1863年)的主人公，这里把他作为军阀的化身。伏都尔是一个残酷的地主。洛月拉是反动的耶稣会的创始人。
- ③ 指巴黎人民曾以铺路石块建筑街垒。

- ④ 旺多姆圆柱是竖立在巴黎市中心旺多姆广场上的铜柱，顶上有拿破仑第一的立像。这是拿破仑第一为了炫耀他侵略战争的胜利，用缴获的一千二百门大炮铸成的，所以又称为“凯旋柱”。它是侵略和沙文主义的象征。巴黎公社成立后，于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通过法令，决定拆毁旺多姆圆柱，指出它是“野蛮行为的纪念物”，是“对军国主义的赞扬”。五月十六日旺多姆圆柱被拆除。
- ⑤ 阿提拉(453年死)，匈奴族的首领。在阿提拉时代，匈奴部落联盟极为强盛。阿提拉曾率领匈奴人蹂躏高卢(451年)和意大利(452年)，他死后，匈奴的部落联盟即告崩溃。这里“阿提拉的拙劣摹仿者”是指拿破仑第一。
- ⑥ 沙文是一个狂热地拥护拿破仑第一的侵略扩张政策的法国士兵。以后沙文一词遂成为资产阶级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者的代名词。
- ⑦ 土伊勒里宫是十六世纪法国封建王朝在巴黎建筑的王宫。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为国民公会所在地。后来，成为法国历代皇帝和国王的王宫。一八七一年在凡尔赛军队和巴黎公社作战时被焚毁。
- ⑧ 这里是指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的政变。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一日夜间，当时任总统的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指使军队占领了巴黎所有的重要战略据点。政变之后，路易·波拿巴搬进了土伊勒里宫。一八五二年他又自封为拿破仑三世皇帝，法国历史上开始了“第二帝国”时期。第二帝国对内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政策，以实现反动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要求。一八七〇年九月第二帝国告终。

一切还没有变*

给苦役归来的马克西

姆·里斯博纳公民^①

度过了十年的苦役生活，
高贵的流放者，
你重新回到了我们身边，
看，我们的理想没有实现。
被喂肥了的法兰西，
好象也愿意有些进步，
但他们又一再拖延……
不，一切还没有变，
英勇的起义者，
我们有重任在肩！

仍然是这一帮家伙当政，

象黄蜂掠夺蜜蜂的蜂房。^②
财政预算使他们吹牛的才能膨胀，
就象吹胀的气球一样。
只有天真无知的人才相信：
这种轻飘飘的气球
会使整个地球旋转……
不，一切还没有变，
英勇的起义者，
我们有重任在肩！

看，受尽苦难的工人们，
住的仍然是破烂的房子，
把劳力出卖给资本家老爷，
一点钟只有六个苏^③工资。
这些忍饥挨饿的人们，
没有面包，没有休息，
无产者就是他们的名字。
不，一切还没有变，
英勇的起义者，

我们有重任在肩！

蒸气机这个巨大的魔鬼，
想把我们的鲜血喝干吸尽。
它对罢工并不害怕，
因为营房里有的是士兵。^④
矿工，你老实呆着吧，
呆在你的洞穴里，
不然，他们就要收拾你。
不，一切还没有变，
英勇的起义者，
我们有重任在肩！

那帮反动的官僚政客，
贿赂狡猾阴险的教士，
天知道他们多么卖力！
妄想把人民变成白痴。
在阴森森的教堂里，
他们百般搜刮穷人，
装点教会的门面。

不，一切还没有变，
英勇的起义者，
我们有重任在肩！

还是这批昏庸腐朽的将军，
把屈膝投降当作荣誉。
他们妄想重演“流血的一周”^⑤，
让巴黎的人民重作奴隶。
就是他们这一伙军阀，
踩着米里哀尔^⑥的鲜血，
争名夺利，飞黄腾达。
不，一切还没有变，
英勇的起义者，
我们有重任在肩！

我们围着错误的轴心旋转，
到处是惊人的混乱，
这里的一切无非换了名称，
实际上应该地覆天翻。

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
唯有你的强大的冲击，
才能改天换地……
不，一切还没有变，
英勇的起义者，
我们有重任在肩！

一八八〇年于勒瓦卢瓦·佩雷

- * 一八八〇年鲍狄埃从美国回到法国，他看到所谓“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没有什么不同，掌握政权的是投机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他们绝不可能实行改革。工人仍然深受重重剥削和压迫。诗人怀着愤激的感情写下这首诗，号召工人阶级继承公社的革命传统，认清自己的重大责任，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 ① 马克西姆·里斯博纳(1839—1905)，巴黎公社的军事指挥官。五月“流血的一周”时，在街垒战中受伤。巴黎公社失败后被捕，被判处终身苦役。
- ② 黄蜂不会酿蜜，到蜜蜂的蜂巢中窃取蜜糖。
- ③ 法国的一种硬币，一个苏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
- ④ 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者对付工人罢工的手段之一，就是用士兵去破坏罢工。
- ⑤ 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二十八日，进入巴黎的凡尔赛匪徒对巴黎公社战士和工人残酷镇压，血染巴黎城，造成了流血的一周。
- ⑥ 米里哀尔(1817—1871)，法国制桶工人，曾任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时期，他无情地揭露和抨击梯也尔政府的罪恶，并积极组织“外省共和联盟”支援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被凡尔赛匪徒枪杀。他就义时，英勇不屈，高呼“人民万岁！”

为兄弟们的健康干杯*

给公民欧仁·富尼埃^①

当秋天用灿烂的色调
把树林染成一片金黄，
让我们一同到树林里去，
喝一杯美酒，神怡心旷。
我们同情被剥削的人们，
他们嗓子干渴，杯子里精光。
让我们为了贫穷的同志
干杯，祝没有酒喝的人健康！

幸福的人们品尝着
新鲜而又好吃的面包，
可是世上还有多少人

在受着饥饿的煎熬！
这香气扑鼻的烤羊腿
受过茂盛的青草喂养，
可惜这张饭桌还不够大。
干杯，祝忍饥挨饿的人健康！

那些游手好闲的阔太太
穿戴得多么鲜艳夺目，
人们在明媚的春光里，
给她们裁剪妖冶的衣服。
十二月她们穿上了皮大衣，
可是讨饭的穷人快要冻僵，
衣不蔽体，脚上到处皴裂。
干杯，祝没有衣服的人健康！

贪婪的阶级制定法律，
禁止穷人享受自然果实，
有些人一辈干两手空空，
连上吊也没有一个钉子。

他们过着受屈受辱的生活，
激起了他们仇恨满腔，
他们被偷盗得一无所有。
干杯，祝被剥削的人们健康！

大量的盗窃接连不断，
居然自封为“既得利益”。
如今是归还一切的时候了，
我们决不开任何收据！
快拿起你们的镰刀和斧子，
被盗窃的人们，跟他们算账！
要得到一切必须靠夺取。
干杯，祝起义的人们健康！

一八八一年流放归来写于巴黎

-
- * 在这首诗中，诗人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生活作了鲜明的对照，指出资产阶级用法律使他们的强取豪夺变成合法化，造成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穷苦和死亡，因此，被剥削阶级必须用暴力去夺回失去的一切。

① 欧仁·富尼埃是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社会革命*

看见了这个巨人在面前出现，
他们这些暴发户和大阔佬，
还有那一伙伪君子和神父，
浑身发抖，知道末日已经来到！

他目光炯炯，胳膊赤裸，
劳动者从不玩弄阴谋诡计；
他进行活动，襟怀坦白，
他组织起来，自己靠自己。

他说：“你们抢走了果实和土地，
抢走了劳动产品和生产工具。
现在，必须把这些交还我们！”

“可怕的幽灵，你出现在这里，
是不是想来分享我们手中的财产？”
“分享？不，我要你们全部归还！”

一八八一年于曼彻斯特^①

-
- * 这首诗写于一八八一年。这时鲍狄埃经过九年流亡的生活，但他并没有向敌人的迫害和贫困的生活屈服，相反，他对工人阶级起来向资产阶级夺回全部生产资料，掌握政权，更加坚定了信心。

① 英国纺织工业的中心。

公社社员纪念碑*

给阿尔福纳·艾伯尔^①

牺牲者从墙^②脚下跌进了万人坑，
这里是杀人的屠场，埋骨的地方！
刽子手用无名英雄的尸体把它填满，
但是，他们不能把我们的未来埋葬！
十三年了，每年给殉难者献上花圈，
巴黎，这一位同志^③，无比忠诚。

愿人民筑起一座街垒
作为公社社员纪念碑！

人民建立纪念碑，只需要一堆石块。
让讲究趣味的杀人犯去欣赏典雅的形式！
在长春藤缠绕的粗糙的石块上，

站立着视死如归的德勒克吕兹^④。
周围是被枪杀、被剖腹的妇女、儿童，
一堆穿着褐布短衫的死尸。

愿这座公社社员的纪念碑，
能使公社的事业重新开始。

它将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见证，
他们夺取劳动果实，造成贫困，
他们把国家弄得一团混乱，
为了摆脱困境，就屠杀人民。
我们的苦难要对他们的胜利进行控诉，
把脑满肠肥的资产阶级推到墙前受审。

愿这座公社社员纪念碑，
成为我们声讨他们的檄文！

那些烈士的姓名和死难的日期，
人民啊，你用刀子把它刻在石头上！
这将成为历史上最庄严的一页，
谴责奴役的生活，号召从奴役中解放。

它将象警钟怒鸣，唤起饥寒交迫的人们，
团结成愤怒的队伍，使地动山摇。

愿这座公社社员纪念碑，
成为我们复仇的号召！

一八八三年五月于巴黎

-
- * 这首诗写于巴黎公社失败十多年之后，作者在诗中控诉了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屠杀公社战士的罪行，深切怀念壮烈牺牲的英烈，号召饥寒交迫的人们起来为公社复仇。
 - ① 阿尔福纳·艾伯尔，法国记者，巴黎公社时期曾主编革命报纸，被凡尔赛军事法庭判处终身苦役，流放到太平洋上的新喀利多尼亚岛。
 - ② 指巴黎拉雪兹神甫墓地的一座墙，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巴黎公社的最后一批保卫者被枪杀在这座墙下。从此，这座墙被革命群众称为“巴黎公社社员墙”。每年五月的最后一周，法国劳动者都来此凭吊。这一座墙成为资产阶级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见证，并激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捍卫巴黎公社的伟大原则而斗争。
 - ③ 指巴黎的劳动人民。
 - ④ 路易·沙尔·德勒克吕兹(1809—1871)，法国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他曾参加过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一八七一年被选入国民议会。在被选入公社以后，他辞去议员职务。他曾担任公社的重要职务。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保卫巴黎公社的街垒战斗中牺牲。

铁匠的梦*

给茹尔·盖德^①

一个铁匠坐着，手肘支在铁砧上，
他感到精疲力尽，浑身痠痛；
他睡着了，忽然看见炉火熊熊，
火光里有个人对他说：“你应该觉醒！”

象赫克力士^②，宽大的肩膀，浓密的毛发，
这位巨人身披着红色的狮皮斗篷，
两条袒露的胳膊高举起一把铁锤，
铁的血液在他的蓝色河流中^③ 流动。

“我是劳动的化身，”他说。“在我身上
至今仍然流着已往无数年代的汗水，

金字塔是我用一块一块石头砌成，
过去的胜利者都践踏过我的脊背。

我也曾经是被人唾弃的贱民，
是不值钱的奴隶，喂鱼的饲料^④。
以后我是农奴，在土地上受尽折磨，
到了八九年^⑤，人们说：‘你自由了！’

自由了吗？不，我又做了工资的奴隶，
没有姓名的主人叫我干一天活拿一天钱。
我又变成了当牛做马的平民，
眼睛看不见光明，心里感不到温暖。

从前我靠两只胳膊、一条脊梁生活，
后来，那骗人的‘进步’^⑥不再需要它，
贪婪的资本家把沉重的机器压在我身上，
飞快转动的机轮加深了对我的压榨。

这个社会制度残害男女和儿童，

为什么不赶快把它彻底埋葬？
我唯一的救世主，就是我自己，
我一定能战胜魔鬼，叫它灭亡。

我再也不需要犹大^⑦充当我的代理人，
议会^⑧使我遭受的羞辱已经太多，
我对资本说：我们必须把账算清！
你既然是我所创造，就应当属于我。

我的生活受够了你的掠夺和压迫，
竞争无非是一种致人死命的游戏，^⑨
所以，我要把巨大的工具占为已有，
劳动的工具应该回到工人的手里。

我们应当团结一致，为了一个目标，
力量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受难的巴黎曾宣告了公社的成立，
烈士的鲜血给劳动人民增添无上荣光。

五月的英烈^①，你们的血不会白流！
你们将重新奋起，响应伟大的召唤，
光辉的牺牲者，你们要向公社的人民
挥舞红旗，让它在全世界插遍！

伙伴！理智、进步、科学、平等，
你要赶快掌握这一切工具，
你要胜过君王，做自己的主人，
啊，劳动者，你要成为全人类！”

一八八四年

-
- * 诗人在这首诗里，叙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阶级压迫的几个阶段，并借劳动者之口，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以资本主义剥削代替了封建主义剥削，资本主义愈发达，工人阶级遭受的压迫愈深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从来都是饥寒交迫的奴隶。诗人在这首诗中，再一次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团结战斗的号召。
- ① 茹尔·盖德(1845—1922)，第二国际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支持巴黎公社。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国的宣传者，曾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 ② 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英雄，有名的大力士。
- ③ 指蓝色的静脉血管。

- ④ 古代罗马有一个残酷的奴隶主，讲究吃喝。有一天皇帝到他家吃饭，一个奴隶打碎了酒杯，他盛怒之下，竟将这个奴隶扔进喂养海鱗的池中作饲料。
- ⑤ 指一七八九年法国摧毁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
- ⑥ 在资本主义时期，机器生产日益发展，代替了手工劳动，加深了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
- ⑦ 即叛卖者。
- ⑧ 指资本主义国家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
- ⑨ 指资本主义社会中各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并吞。
- ⑩ 指一八七一年五月惨遭凡尔赛匪徒杀害的巴黎公社战士和广大工人群众。

起 义 者*

给乔治·普罗多^①

眼前是悲惨的生活，
眼前是沉重的压迫，
 起义者，
起来，子弹上膛，准备开火！

起义者！……他的名字是人，
不再是当牛做马的奴隶。
他永远服从真理，
奋勇前进，坚定不移，
因为科学的红太阳
已经从天边升起。

我们看见他和战友，
走进街垒准备战斗，
有说有笑，英勇无畏。
他坚定而明彻的目光
闪耀着思想的光辉，
反照出红旗的光芒。

他为公社而战斗，
懂得世界是个整体，
必须团结起来斗争。
自然界的一切资源，
世界上的大量资金，
都应该成为公共财产。

蒸气机一定要收回，
不许它再把我们奴役，
累得我们腰背弯曲；
这是造福人类的机器，
却被万恶的资本家

变成了剥削和压迫的工具。

为了推翻资产阶级，
他在进行一场社会战争，
在这广大的世界上，
只要还有寄生虫不劳而获，
只要还有劳动者挨饿受冻，
就要战斗到底，决不放松！

他不愿再支付年息
给那万恶的资产阶级。
每年要付出几十亿！
工人们，矿工们，农民们，
这都是你们身上的血肉，
被他们宰割变成了利润。

地球啊，我们慈爱的母亲，
他知道你在个人奴役^②的桎梏下
伤心哭泣，痛苦呻吟，

他决心重建世界，
让大地的丰满乳房流出
哺育全人类的幸福乳浆。

眼前是悲惨的生活，
眼前是沉重的压迫，
起义者，
起来，子弹上膛，准备开火！

一八八四年，巴黎

-
- * 一八七九年马赛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工人党和制定党纲的决议。这次大会成为法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一页。八十年代后，在工人党的领导下，法国的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起义者》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诗中塑造了一八七一年和八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光辉形象，鼓舞革命者为消灭剥削阶级战斗到底。

- ① 乔治·普罗多是一位工人诗人，曾写诗歌颂巴黎公社。
② 指私有制。

罢 工*

给塞纳省议员、矿工、
公民巴利^①

支援去！斗争必须胜利。
矿工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要把贫困生活结束，
— 昂赞^② 矿区的工人正在罢工。

这场罢工一定要胜利，
同志，这是一个伟大使命！
我们一定要坚决支援，
不论被剥削者在哪里斗争。
战士们正需要食物，
我们是他们的同志，

每块面包都要分给他们一份，
哪怕我们自己饿着肚子！

这些挖煤的穷苦兄弟，
干的是骇人听闻的苦工，
你们以为，没有他们工作，
巨大的机器工业能够开动？
一旦他们在胸前交叉起
黝黑面健壮的两条臂膀，
多少机器势必停止转动，
劳动的心脏就会立刻死亡！

无数家庭在眼泪中生活，
社会对抗一天一天加剧，
“武装起来！”警钟已经敲响，
愤怒的情绪传遍了全矿区。
受尽封建势力压榨的奴隶，
斗争的胜利不就在前面？
同志们，拿出钱去支援他们，

这就是我们铸造的一颗颗子弹。

这些子弹要对准高等骗子，
矿井下面没有他们的任何权利，
他们竟敢把被剥削的工人
任意摧残，当作他们的奴隶。
这些子弹要对准杀人的强盗，
他们贪婪成性，厚颜无耻，
利润每年滚滚流进他们腰包，
超过资本的总数二十倍也不止。

呵！这些吃人肉的野兽，
他们的贪婪就是一种挑衅，
难道整个大地都属子他们？
他们信仰的上帝就是“利润”。
他们贪得无厌的手杀人害命。
工人们为他们创造了百万财产，
最后被吸尽骨髓，又老又病，
给一脚踢出厂门，在街上要饭。

你们假破产^③的大老爷，
股东们，土豪劣绅们，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以为有权操刀杀人？
可恨的是狡猾的资本家，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
给成千上万的人民
竖起了饥饿的断头机。

深重的灾难不会白白过去，
痛苦永远孕育着新生！
渴望那伟大的日子来到，
我们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悲惨凄凉的饥饿在工人区
正在掀起狂风暴雨一场，
深深的黑暗的矿井里，
正在迸发出火山的岩浆！

支援去！斗争必须胜利。
矿工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要把贫困生活结束，
昂赞矿区的工人正在罢工。

一八八四年三月

-
- *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法国工人再次广泛地展开了罢工斗争，鲍狄埃这首诗就是为这一斗争，特别是为一八八四年法国北部昂赞城矿工的罢工斗争而写的。
- ① 艾米尔·约瑟夫·巴利(1854—1928)，矿工，当时法国矿工工会的组织者之一。但后来转向机会主义的立场。
- ② 法国北部的一个城市，是法国最大的煤矿中心区之一。
- ③ 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经常以“宣告破产”为手段，来达到他们赖账、骗钱的目的。

烤火吧，这是你自己的木柴*

给加勒里埃勒·德维勒^①

危机一天比一天严重，
人民的生活没吃没烧，
如果这也能叫做生活！
整个夏天已经困苦难熬。
巴黎虽然还没起来造反，
但人心惶惶，冬天就在眼前。
受尽压榨的穷苦人
定能夺回自己的财产。
快去夺回来，别等到冬天，
让·米才尔^②
把你需要的东西夺回来。
快去夺回来，别等到冬天，

烤火吧，让，这是你自己的木柴！

你那几个浑身发烧的孩子，
直打哆嗦，脸色苍白，
吸血鬼竟把你们赶出窝棚。
你亲手建筑起来的漂亮市区，
那里的房屋虽然富丽堂皇，
但租价高昂，租也租不出去。
你甘心让你无家可归的孩子
就在桥洞下面睡觉休息？
快安排他们的住处，别等到冬天，
 让·米才尔，
 把你需要的东西夺回来。
快安排他们的住处，别等到冬天，
烤火吧，让，这是你自己的木柴！

商场里的东西琳琅满目，
一批批的货物堆积如山，
摆满了御寒的皮鞋、大衣，

是你用剩余劳动把商场装满。
现在正该由你来消费，
才不至于把仓库压毁。
可是你的孩子们衣不蔽体，
脚上的鞋子早已漏水。
快给他们穿暖，别等到冬天，
 让·米才尔，
 把你需要的东西夺回来。
快给他们穿暖，别等到冬天，
烤火吧，让，这是你自己的木柴！

劳动者，你被压迫的阶级，
你的财富，你的血汗，
都被可恶的资产阶级拿去，
每年超过了二十亿元。
这是工人农民的劳动果实，
却送给普鲁士人当赔款；
他们的军饷靠你供给，
还要你付出无数利钱。

把他们饿上六个月！

让·米才尔，

把你需要的东西夺回来。

把他们饿上六个月！

烤火吧，让，这是你自己的木柴！

各部的部长和议会的议员，

个个靠预算的油水来养肥，

还假装要追查个水落石出。

他们为了剥削阶级的利益，

要将你永远置于死地。

加里费^③ 躲在阴暗的角落，

准备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

再一次把五月的大屠杀发动。

快把资产阶级的武器夺过来，

让·米才尔，

把你需要的东西夺回来。

快把资产阶级的武器夺过来，

烤火吧，让，这是你自己的木柴！

他们希望你去抢夺
面包店货架上的食物，
但是，这种方法没有用处；
失业的工人应当高瞻远瞩：
要成为国家的主人，掌握政权，
将法律和制度彻底改变。
为了让我们的革命
将一切都归还人民，
前进，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让·米才尔，
 把你需要的东西夺回来，
前进，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烤火吧，让，这是你自己的木柴！

一八八五年于巴黎

-
- * 在这首诗中，诗人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财富都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创造的，一切财富应该属于他们，而他们却过着忍饥挨饿、衣不蔽体的生活。工人阶级有权夺回所需要的一切，更应该高瞻远瞩，理解自己的历史任务，彻

底推翻资产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掌握国家政权，把革命进行到底。

- ① 加勃里埃勒·德维勒是法国作家，当时支持工人运动。
- ② 泛指贫苦工人。
- ③ 加里费(1830—1909)，法国侯爵，反动将军，路易·波拿巴的传令官。普法战争时期任骑兵团团长。一八七〇年色当战役中被俘，后被普军放回，任凡尔赛军队的骑兵旅旅长，参加反对公社的战争，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

十四周年*

抓住杀人犯!

警察是出笼的老虎，
手持闪亮的军刀，横冲直闯。

抓住杀人犯!

他们追人，撞人，捕人，
用警棍任意残害人民，
他们的刺刀上鲜血淋淋。
公社，快把群众来动员，

抓住杀人犯!

抓住杀人犯!

今年是第十四周年，
巴黎人民仍象往年
前来向五月的烈士致敬，

他们心情沉重，赤手空拳。

今天是星期日，在夏罗纳墙^①前，
人们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
向被杀害的烈士献花致哀。
难道又刺痛了得意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就是杀人犯的同谋，
他们布置了大批军队和警察，
按照嗜血的摩洛赫的祭典，^②
手痒难禁，又进行了一次大屠杀。

我们的旗帜迎风飘扬，
红光照耀着拂动的青草，
这是象征平等的大旗，
却激起了资产阶级的残暴。

这面红旗是全世界人民的旗，
在那繁荣、自由、平等的世纪，

在那没有夏高^③、没有压迫的世纪，
将象一轮红日高高升起。

这面红旗在战斗的夜晚闪耀，
你们妄想把它拔掉也是徒劳，
受压迫的人们，我们一定要保卫它，
我们很快将胜利，要把它举得更高。

抓住杀人犯！

抓住杀人犯！

警察是出笼的老虎，
手持闪亮的军刀，横冲直闯。

抓住杀人犯！

他们追人，撞人，捕人，
用警棍任意残害人民，
他们的刺刀鲜血淋淋。

公社，快把群众来动员，

抓住杀人犯！

抓住杀人犯！

* 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巴黎工人举行集会，纪念巴黎公社十四周年。资产阶级政府派出大批军警，进行血腥镇压。当时鲍狄埃这首诗就是为号召同资产阶级的这一暴行斗争而作的。

① 即巴黎公社社员墙。

② 传说古代腓尼基人把男人和儿童扔进火堆，向火神摩洛赫献祭。

③ 夏高是当时法国的政客和大工业资本家，开设了许多冶金厂，残酷剥削工人。

献给茹尔·瓦莱斯*

你坚强的斗士，豪放的诗人，
你曾为我们说出我们的疾苦，
而今在这鲜花盛开的坟墓，
你为什么竟然长眠不醒？
你广大的骨肉亲人——人民，
正在为他们的英雄死亡而痛哭，
今天他们跟着你的女儿前来扫墓……
瓦莱斯啊，你为什么离开了我们？

斗争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
饥饿已经激起怒火万丈！
在农村、在矿山、在工厂，
正在出现惊人的伟大事件。
公社象从前一样发出命令，
号召优秀的战士投入战斗……

在我们冲向那些街垒的时候，
我们多么需要你的鼓舞，你的声音！

谁是那帮财阀的支柱？
就是那豢养警察的官府。
他们的法律既然欺压人民，
人民就得自己当家作主！
那些工厂老板伤天害理，
对挨饿的孩子们也进行报复……
我们要以《童年》^①作者的名义
为幼小的孩子们挺身而出。

两年前，你精力多么充沛，
你捧着《人民呼声报》的花圈，
走到夏罗纳墙的前面，
胸怀坚贞的忠心赤胆。
我们去年经过这个地方，
已看不见你这老战士的容颜。
今年我们的庄严的巡礼^②

也将没有你在我们中间。

在那贫困和悲惨的工人区，
你曾是无所畏惧，坚强勇敢，
谴责资本主义的巴士底狱^③，
号召把它攻下，彻底砸烂。
为了赶快攻破这座牢笼，
我们要团结一致，全力以赴……
待到我们取得胜利的一天，
定教英烈们重返我们的队伍！

芽月^④到了，带来明媚的春天，
我们热血沸腾，心潮起伏，
在四月里晚霞满天的时候，
晴空中红旗迎风飞舞。
为了打退敌人炮火的进攻，
我们需要更多威武的红旗……
瓦莱斯，我们这些曾为你送葬的人们
一定奋不顾身，战斗到底！

-
- * 这首诗写于一八八六年，是作者死后才发表的。茹尔·瓦莱斯(1832—1885)是法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呼声报》的主编，巴黎公社委员。他曾参加巴黎公社的街垒战斗。公社失败后，他流亡国外。凡尔赛分子将他缺席判处死刑。
- ① 《童年》是瓦莱斯自传体小说三部曲《雅克·万特拉》中的第一部，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对儿童的毒害。
- ② 指到公社社员墙前扫墓献花。
- ③ 巴黎的一所国家监狱，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被起义人民攻占并焚毁。一般泛指反动堡垒。
- ④ 一七九三年制定的法兰西共和历第七月，相当于公历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到四月十九——二十日。

她并没有死亡*

给在“流血的一周”后
还活着的战士

他们将巴黎公社杀害，
用的是多管炮和步枪，
他们把公社和它的旗帜
在泥土中深深埋葬。
这一帮肥猪般的刽子手，
他们自以为手段高强。
尽管这样，
尼古拉^①，
公社并没有死亡！

象苹果被人从枝头打掉，

象草场被人用镰刀割平，
那些残酷的凡尔赛分子，
屠杀了至少十万人民。
看，十万人都被杀害了，
最后的结果又是怎样？
尽管这样，
尼古拉，
公社并没有死亡！

他们枪杀了我们的瓦尔兰^②，
杜瓦尔^③、米里哀尔、弗路朗斯^④，
弗雷^⑤、里果^⑥、托尼·木瓦兰^⑦，
墓地上葬满我们的烈士。
他们以为砍断了她的胳膊，
动脉里的血液已经流光。
尽管这样，
尼古拉，
公社并没有死亡！

他们用尽了强盗的手段，
 满指望可以一手遮天，
甚而在病院的床上，
 他们也下毒手杀死伤员。
染红了床单的鲜血
 从大门下而往外流淌。
 尽管这样，
 尼古拉，
公社并没有死亡！

这些新闻记者既是特务，
 也靠造谣和诽谤吃饭，
为了侮辱我们神圣的坟墓，
 他们到处散布恶毒的谎言。
他们满嘴喷吐着毒液，
 小仲马[®] 和马克西姆·杜刚[®]。
 尽管这样，
 尼古拉，
公社并没有死亡！

达摩克利斯的斧头^⑩

在他们的头顶上高悬。
举行瓦莱斯葬礼的日子，
他们就是这样失魂丧胆。
我们骄傲地聚在一起，
为英勇的瓦莱斯送葬。
这再一次证明，
尼古拉，
公社并没有死亡！

这一切向战士们证明：
皮肤晒黑的马利亚纳^⑪，
她胆量惊人，英勇无畏，
现在应该高呼“公社万岁！”
这一切向所有的叛徒证明：
只要这样继续下去，
用不了多少时光，
他们就会明白：上帝啊，

巴黎公社并没有死亡!

一八八六年巴黎

-
- * 这首诗是在法国工人运动重新发展的时期写的。诗人指出，不管法国资产阶级指使他们的反动军队和反动文人对巴黎公社怎样进行镇压，手段多么残酷，但法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绝不会屈服，公社永远不会死亡。
 - ① 尼古拉是一个普通人名，这里是泛指。
 - ② 瓦尔兰(1839—1871)，装订工人，法国工人运动的优秀活动家，第一国际法国支部领导人之一，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被凡尔赛分子杀害。
 - ③ 杜瓦尔(1841—1871)，铸工，巴黎公社的著名活动家，第一国际会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被俘后为凡尔赛分子杀害。
 - ④ 弗路朗斯(1838—1871)，法国革命家和自然科学家，布朗基主义者。他积极参加和领导了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巴黎起义，被“国防政府”逮捕入狱。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革命后出狱，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四月被凡尔赛分子杀害。
 - ⑤ 弗雷(1845—1871)，巴黎公社委员，被杀害在萨多利刑场。
 - ⑥ 里果(1846—1871)，医科大学学生，巴黎公社委员。他担任过公社检察官、公安委员会委员、公安代表等职。五月二十四日被凡尔赛分子枪杀。
 - ⑦ 托尼·木瓦兰(1832—1871)，医生，被凡尔赛分子枪杀。
 - ⑧ 小仲马(1824—1895)，法国资产阶级作家，凡尔赛分子，曾

恶毒攻击巴黎公社。

- ⑨ 马克西姆·杜刚(1822—1894)，法国资产阶级作家，曾著书辱骂巴黎公社。
- ⑩ 据古希腊传说，达摩克利斯是西西里岛东岸叙拉古城邦的国王迪奥尼修斯(公元前405—前367)的宠臣。他无尽无休地奉承迪奥尼修斯为最安乐幸福的人。有一天迪奥尼修斯对他说，那么你就自己体验一下吧。这天，达摩克利斯在宴席上大吃大喝，正在得意忘形之际，猛抬头看见自己头顶上正悬着一支利剑，只用一根马鬃悬在半空中，不觉大吃一惊。因此，“达摩克利斯的剑”成为典故，比喻“祸在旦夕”或“岌岌可危”。此处指无产阶级波澜壮阔的斗争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生存，所以诗人把“利剑”换成了“斧头”。
- ⑪ 即法兰西共和国，此处指法国革命人民。

被掩盖的墙*

给塞维林娜·万特拉^①，她最先想到要写这样一首诗。

资产阶级，你们的历史
已经写在这座墙上。
它清清楚楚地记载着
你们的伪善和残暴的罪状！

这里就是夏罗纳古墙，
五月的烈士牺牲的地点；
被解除武装的巴黎人民，
每年都来到这里敬献花圈。
就在你们枪杀人民的墙下，
就在这里的万人坑前，
受剥削的劳苦大众

控诉你们罪恶滔天！

梯也尔^②和他的狐群狗党
把鲜血溅满这座古墙。
染红古墙的大屠杀，
已经成了历史的一章。
你们把这阴暗的角落，
烈士们英勇捐躯的地方，
用一批新坟围绕起来，
难道就能把屠场掩藏？

你们的坟墓是大理石建造，
装饰得那样富丽堂皇，
对我们穿着粗布丧服的穷人，
它显得多么趾高气扬！
我们这边是没有草木的墓地，
你们那边是装模作样的坟场，
这真是一个讽刺性的对照，
连死神看了也觉得可笑！

喝尽了人民的鲜血，
你们居然还不甘心？
还在他们死后夺走阳光，
象在他们生前那样！
你们的宫殿和虚假的繁荣，
建筑在我们的痛苦之上。
他们已经埋葬在坟墓里，
还被剥夺鲜花和阳光！

劳动的阶级里有多少
妻子、儿女和老人，
受尽了你们的剥削，
他们宁愿英勇牺牲！
与其弯着腰受人奴役，
与其当牛做马度过一生，
没有房屋，没有面包，
我们甘愿在这里献出生命！

人民已经睁开了眼睛，
心中的怒火高万丈。

人民知道在这被掩盖的墙下，
你们妄想把罢工斗争埋葬。
人民想到他们身受的痛苦，
愤怒在他们全身冲激，
不久，复仇的公社啊，
他们将以你的血衣作战旗！

资产阶级，你们的历史
已经写在这座墙上。
它清清楚楚地记载着
你们的伪善和残暴的罪状！

一八八六年五月于巴黎

-
- * 这首诗写的是巴黎拉雪兹神甫墓地的公社社员墙，参看本书第 37 页注②。
 - ① 塞维林娜·万特拉是法国女作家和有进步思想的新闻记者夏洛林娜·莱梅(1855—1929)的笔名。她后来转向无政府主义的立场。
 - ② 梯也尔(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客和卖国贼，镇压巴黎公社的罪魁祸首。一八七一年任第三共和国内阁总理。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三年任共和国总统。马克思谈到梯也尔时曾说，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

纪念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

我们贫困的生活这样悲惨，
同志们仍然欢聚一堂，
今天庆祝这伟大的纪念日，
心连着心，举杯欢唱。

这是人民的节日！广大人民奋起，
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诡计。
街道上的石头也还记得：
到处筑起街垒，震天动地。
让我们重温这些珍贵的岁月！
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我们看见明天一定会到来，
三月十八日就是明天的序曲。

卖国参谋部^①的叛卖阴谋，
激起了公社战士的怒吼。
“三十个苏”^②的战士义愤填膺，
夺回了他们自己的大炮。
卑鄙的疯狂的政府，
趁着黑夜，狼狈逃跑。
脖子上套着绞索的巴黎
决心把新的世界创造。

这是无名战士的节日，
人民群众从四处汇集，
赤臂的工人建立了专政，
他们的名字震动巴黎。
我们无产者的集体，
就是庄严的中央委员会^③，
坚决反对那帮国会议员，
让他们知道无产者的权威。

欢腾的人群黑压压一片，

挤满了高奏凯歌的市政厅，
来到这里宣告公社成立，
巴黎象孩子一样高兴。
隆隆礼炮为人民觉醒欢呼，
庆祝推翻资产阶级的胜利。
阳光四射，群情振奋，
到处充满了欢乐的诗意。

那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早晨，
三月里万物都在萌芽生长，
在那面红旗的照耀下，
劳动人民渐渐眼明心亮。
他们的粗布衣服染上金光，
蔚蓝的天空显得更加辉煌。
地狱一样黑暗的矿井
也射进一道灿烂的光芒。

我们贫困的生活这样悲惨，
同志们仍然欢聚一堂，

今天庆祝这伟大的纪念日，
心连着心，举杯欢唱。

-
- * 这首诗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三月第一期的《赤脚者报》上。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但是鲍狄埃始终怀着极大的革命激情，用诗歌来颂扬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成立的这一伟大日子，回忆公社的珍贵岁月，并坚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定胜利。
- ① 指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国防政府”中的一些反动头子。
- ② 当时国民自卫军战士每天领取三十个苏的津贴。
- ③ 一八七一年二月，国民自卫军二百六十个营中的二百一十五个营（主要是工人组成的营）的全体官兵，经多次酝酿，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掌握了国民自卫军的最高指挥权。这个中央委员会领导了三月十八日的巴黎起义，在公社成立前执行政府的职能。

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

出席 1876 年费城博览会
的自由代表团^①

敬礼，社会问题！

敬礼！问题多得无数。

你们从事国际的事业，

肩负着团结各国人民的任务。

大海大洋不能把你们拦阻！……

不论你们是法国人，哪国人。

Welcome! ^② 工人举行盛会

欢迎工人阶级的代表们！

各行各业：织工、制鞋工、翻砂工，
都来选出你们自己的代表，

欢迎各国工人的使节，
要斟满酒杯，热烈拥抱！
外交场上的那群老狐狸
让人类受尽苦难的煎熬；
欢迎你们这些新的人物，
你们手中拿的是铁镐！

但愿人民之间互相往来，
经常召开许多代表大会。
劳动者为了改变道路，
已经铸好进步的铁轨。
他们划出全世界的路线，
行动起来，团结一致，
要将剥夺资本的法案
大规模地加以实施。

现在的政府根本不懂生产，
必须把它彻底摧毁。
而且问题有两个方面：

生产和果实的分配。
终年衣不蔽体的劳动者，
你难道不同意这条法律：
彻底消灭那一切害人虫，
保障劳动果实永远属于你！

贫苦的人们一旦觉醒，
宏亮的声音将响彻大会，
许多问题就会提出，
好象一声声的惊雷。
天空阴暗，暴风雨来临，
大会的任务十分明显，
让我对于这个博览会，
在这里作一次发言。

—

好大的气派，不可一世的威风，
这个博览会象魔术一样迷人，

豪华的大厅，仙宫般的花园，
陈列着工业界的多少战利品。
正当中是一个蒸气机旋转如飞，
腹中烈火熊熊，发出阵阵吼叫，
带动了人类的千百种工具。
这惊人的工匠钢臂铁腕，捣碎原料，
它给炮艇装上坚固的铁甲，
它纺出的细线比蜘蛛丝还细，
它漫无止境地疯狂生产，
商店里塞满衣服、用品、工具。
这些大厅象百宝箱一样，
豪华的东西使人头晕目眩。
许多舒适的家具也摆在那里，
它使人们的身心瘫软如棉，
这种感觉钻进骨髓，渗透心底，
它让女人脱去衣服，穿上轻纱，
使卖淫的行为更精致，更刺激，
(这在各国流行，变成了秩序和常规。)
费城这样，两年后巴黎也将如此。

尔虞我诈的商业，奖金给谁？
常常奖给那些华而不实的产品。
橱窗吸引行人，广告大张旗鼓，
阔绰的游客喝着饮料高谈阔论，
演戏似地斜着眼睛，叫道：“进步！”

二

进步！谁能相信？要看个究竟！
工业，难道按照你们布置的场面
能作出我们的判断？
你们的穿着打扮色彩十分艳丽，
可是，还有许多破烂的血衣，
我们也要拿出来展览！

对了，我们还要展览群众饿瘪的肚皮，
他们的赤贫充满可怕的凶兆，
威胁着你们的太平日子，
在你们的世界，越穷被捐税压得越重，

在私有制的虚伪的轮轴带动下，

一切都在倒行逆施！

拿出你夸耀的东西来。砖砌的巴士底，
明明是骇人听闻的牢狱，你却叫做工场，

我们一定要把它推翻。

那些悲惨的苦工，被关在这牢笼里，
他们看不见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这一切你可愿意展览？

还应该展览无产者的拥挤的小屋，
大腹便便的资本家在他们的客厅里，

神气活现，洋洋得意！

我们还要看看在漫长的失业时期，
当残暴的饥饿吞吃儿童的时候，

人们怎样变卖一件一件家具！

你们生产奢侈品。你们应该老老实实
统计一下：由于害上肺结核病

多少人受苦，多少人丧生！
每星期你们不过花费三个美元，
就把十五岁孩子的那些肺叶毁坏，
你们就是这样摧残人命！

我们还要看看被机器压死的人们，
还有那些被深井吞没的矿工，

他们被找到时已变成焦炭！
在你的战场上，死亡的人不计其数，
死者留下了贫穷困苦的孤儿寡妇，
活下去吧，非常困难！

还应该展出资本家大老板作威作福，
全靠资本授给他们的神权。

他们对劳动工具一窍不通！
还应该展出破坏罢工的那套鬼把戏，
你们的国家支持资本家称王称霸，
全仗手中有枪炮逞凶！

看那张报纸上满篇是我们的血泪：
马蒙公司昨天又把工资大大压低，
减少了百分之二十！

老板下了命令，奴隶就得服从。
工人，脱下衣服！割开你的血管，
把你的血交出五分之一！

他们利用危机和混乱进行剥削，
他们那些狡猾的法案中处处表明
他们并不心满意足！

我们的血已经抽出，老板，喝吧！
这决不是夸张，这是现实，是历史，
你不把它拿来展出？

啊，骗人的自由，血腥的进步！
什么话！事物在进步，人类反而堕落！
人们竟然变得愚昧！

如果我们掉进深渊，进步又有什么用？
如果生产者受苦，生产有什么必要？

人怎能受商业支配!

三

商业! 商业! 它使我们受苦受难!

五法郎的硬币, 美钞, 还有银圆,

这就是它唯一的目的!

这些商人, 他们把世界变成商场。

撕碎那“自由”与“共和国”的旗号吧!

干脆给它们盖上尸衣!

我们不要再容忍这种海盗的统治!

我们要消灭和铲除不平等的阶级,

资本家和雇佣奴隶。

这万恶的世纪既然对穷人凶狠,

对一小撮剥削者充满了同情,

就该一脚把它踢进垃圾!

是的, 我们要封闭那些出卖灵魂的商号,

那里欺诈成性，那里谋财害命，

这样的屠场一定要封闭！

还有那个引诱人们去酗酒的酒店，

它用苦艾酒把人灌醉，也要取缔，

把老板娘一起赶出去！

剥削者，你让时代按照你的步调前进，

你的名字是资产阶级，外号叫高利贷，

现实成为一片混乱！

你的制度，你的人物，你的活塞，

你的成千的轴承，你的全套马利机^③，

都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四

资本主义，你的生产

需要多少个齿轮！^④

全靠绞刑架支撑，

你的社会制度才能生存！

从穷人嘴里夺下面包，
供游手好闲的富人饱餐，
天下竟有这样的逻辑，
难怪让·米才尔^⑤不满！

你需要的是官僚机构，
一批安于现状的老鼠，
关在悠闲懒散笼子里，
制造破产就是他们的职务。
这些玩弄笔墨的家伙，
飞扬跋扈，昏庸，顽固，
伟大思想家开创的道路，
都被他们用成堆的公文堵住。

你需要带着金色肩章的野兽，
需要那些手持军刀的走狗，
这帮张牙舞爪的畜生，
都是杀害公社战士的凶手！
任何荣誉他们都谈不上，

但是你为了打扫家里，
豢养一支无恶不作的武装，
竟以为能够战胜真理！

你需要最神圣的教会，
那贩卖香火的老巫婆，
工人信教由她一手包办，
好让他们个个安分守己。
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为了维护神道的威信，
她想把伏尔泰的子女^③
变成信仰上帝的羊群。

你需要的还有报纸和广告，
也需要神甫和催眠术士，
报上的讹诈越来越可爱，
谎言和鬼话越来越新鲜。
你们这些无耻的破产资本家，
一面从国家盗窃贪污，

一面津贴某些公开的报纸，
靠它们帮忙捞取百万财富！

你需要穿银鼠大衣的大法官，
需要欺骗人们的活的法典，
没钱的穷人被当成坏蛋判刑，
有钱有势的强盗倒被赦免。
这个厚颜无耻的老法庭，
卑躬屈膝地迎接一切政变，
它把正义之神的天平，
变成了荡来荡去的秋千。

你需要警察这个老太婆，
叫她手里永远拿着警棍，
资本从我们抢走的东西越多，
她对我们老百姓越不放心。
在她存放道具的屋子里，
有一群满脸牛血色的幽灵，
正准备把惯用的毒辣阴谋

翻个花样，粉刷一新！^⑦

不论在共和国，君主国，
你都戴上自由的假面具，
你以为人民已经筋疲力竭，
能用道德秩序的子弹打击。
为了使富人永远发财，
为了保存你们的市场，
你把整个地球装在菜筐里，
和鱼鲜一起奉献给凯撒^⑧ 君王。

在这个充满生命的世界上，
你把一个稻草人高高挂起，
它就是工作了六天以后，
休息一天的那个上帝^⑨。
谁要反抗，你就把他投入烈火，
(地狱是你的布景之一。)
你那善良的上帝不但屠杀灵魂，
还指挥刽子手消灭人们的肉体！

五

你们看吧，工具完备！应有尽有：
报纸、法院、兵营、银行、
教皇、密探。这一切工具
都在支配人类的金融巨人手上。
你指挥着学者、艺术家、工人，
他们的产品都打上你的标记。
比起你这一切巨大的成就，
赫克力士的业绩只等于儿戏。
工人们，难道应该为这些欢呼？
垄断资本这个暴君雇佣了你，
他，挖开地岬，打通阿尔卑斯山，^⑩
还打算修一条隧道通过海底，^⑪
你在他手下当牛做马，
这就是资本完成的伟大业绩。
全靠它的威力资本家才能赚钱，
千百万元任意摆布，使人眼花缭乱。

他把地球放在手上随便抛掷，
他掌握生活源泉，能叫它枯干。
工人，你得到了什么？只有贫困！
逼死人的贫困！为了把你压碎，
他时刻都在拧紧压榨机的螺丝，
他要喝干你的血汗，你的眼泪！

这还不够吗？……

够了！别再多说，还是行动起来！
叫他垂头丧气，休想再敲骨吸髓；
(我们毕竟是十万反对他们一百)
怎能让他喝我们的血汗，我们的眼泪！

六

公社啊！你曾站起来打倒这个妖怪，
你在哪里，还有那些保卫你的人们？
在哪里啊，你的红旗和那些火热的心？
快来担负起你尚未完成的重任！

工人们，公社的纲领就是我们的纲领！
要把全世界交还到劳动者手里，
使它成为实现光荣任务的工场，
让不劳而食的阶级全都滚出去！

在多少个悲惨世纪过去之后，
各国人民的团结一定会实现，
自由的人类按照他们的伟大理想，
一百年后要将广大公社在全球展览！

1876年7月17日于纽约市的纽华克

-
- * 1876年5月10日，为纪念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一百年，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费城（费拉德尔非亚）开幕。参加博览会的有四十个国家。鲍狄埃在这时写了这首长诗，最初在纽约出版单行本。后来编入鲍狄埃的《革命诗歌集》。这首著名的长诗是鲍狄埃后期重要作品之一。
- ① 费城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河上的一个港埠，是一个重要工业城市。
- ② 英语，“欢迎”的意思。
- ③ 马利机是法国建造的一项水利工程，引塞纳河水供凡尔赛宫廷使用。
- ④ 指资本主义生产，资本家为榨取更多的利润而实行机械化，机械化程度越高，资本家牟取暴利越多。

- ⑤ 劳动人民的泛称。
- ⑥ 伏尔泰(1694—1778)，是法国著名文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
- ⑦ 资本主义社会的警察是资产阶级向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之一，这里指他们为了镇压人民的革命，不断变换各种手段。
- ⑧ 凯撒是古代罗马君王。后来这个名字成为一切独裁统治者的泛称。
- ⑨ 上帝指资本。
- ⑩ 一八七二年到一八八〇年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修建了一条火车隧道，长达十五公里。
- ⑪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曾计划在大西洋沿着北美海岸建造一条人工海底通道。

编 后 记

《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诗人。正如列宁所说的，“从 1840 年起，他就用自己的战斗歌曲对法国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巨大事件作出反应，唤醒落后的人们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一致，鞭笞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

列宁的《欧仁·鲍狄埃》一文是一篇光辉文献，印在本书前，供广大读者学习。

欧仁·鲍狄埃一生中为工人群众写了不少的诗。在这本集子里，我们选了他的二十首诗，以反映巴黎公社时期的艰苦而英勇的革命斗争为主。除《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一首，因系长诗排在最后外，其他各篇均按写作年代编排。

这本诗选中，除《国际歌》采用已发表的歌词译文外，其他各篇都是新译的。参加编译工作的有：徐德炎、吴敏霞、夏守安、梅绍武、张林玉、水建馥、孙璋等同志；译文由罗大冈同志校订过。

本书中各篇诗的解题和注释，都是我们所加的，不足或错误之处均请读者指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73年2月